

香島烟雲

馬寧創作





香島烟雲

馬寧創作集

5

寒風出版社

新民出版社經售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著者馬

寧

發行者椰

風

社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印數八〇〇〇—一〇〇〇〇

出版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

經售新民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一三三號三樓

關於我的生活和著作的幾句話

我會走上文藝創作這條路是不足為奇的，原因是從童年起，我的生活就充滿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因為家裏貧窮，佃農的父親從農作上的收穫有限，即使不是荒年，我們也得時常吃雜糧。加之農村裏的封建剝削更是使我們的生活趨於不幸。我的母親說：「窮人只有自己靠自己才有辦法」。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句話。

小學畢業後的第三年，我終於流浪到文化中心的上海。這時恰巧是大革命失敗的一年。身歷大革命慘敗後的生活磨鍊，使我再也不能夠忍耐，我便開始了寫作的生涯。「船上人」，「挨餓階級的狗們」，「田中的喜劇」等就是最初的作品。（收在「馬寧短篇」內）

那時我窮困萬分，我流浪在開北的貧民區，住在東方圖書館附近的興隆里。每日見面的是失業工人，流氓，手車夫和紗廠女工。這時我的生活最苦，但是最同情我的還是這些相聚的窮人。即使他們只能一次借我一角錢，但給我精神上的鼓舞却是無窮的。這使我認識了，所謂人間愛，實實在在只有在下層的社會中才更真實。只有一無所有的人才會有無窮盡的愛情，也只有這種人才能不顧一切地去為

着人類幸福而犧牲。因此我寫了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處女地」。後來又寫了一本「被忘卻的市集」，是暴露上海失業工人區的淒慘情況及其鬥爭，可惜這部原稿和描寫土地革命時期人民軍隊故事「半打冤從軍記」，以及全部詩稿，都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被英帝國主義者沒收去了。

我的生活是多方面的。

童年求學時期，爲了家裏貧窮，我每星期只帶三升米和一小砵鹽菜，到離家七里路的小學校裏做住讀生。因爲晚上時常忍受不住飢餓，便去偷取農作物充飢，且因此受過學校當局的處罰，這是說，即使是小偷，我不幸也做過了。

這十幾年來，我參加過上海的工人運動，做過殖民地的地下工作，人民抗日軍裏的報人，醫生，教員，出版者，藥品商，賣油郎，養豬人，帆船主和水手。我是有點優氣的，有的朋友們總會說我太神經質點。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這個國家原就是要迫到每個善良的人都爲了應付生活而瘋顛的。生活的重負，環境的迫害，使善良的人變爲野獸，使野獸成爲瘋狂。你怎麼能够裝聖人呢？

我的私生活是很苛刻的。因爲半由於母訓半由於自己爲生活之掙扎。我時常一隻手抱着小兒女，一隻手從事寫作。我的生活既是如此困苦和忙碌，所以我的作品很少有機會修正。

我從來不喜歡閱讀「小說作法」，「描寫辭典」之類的書。我喜歡我自己的風格，正如我的爲人

一般，我保有我獨特的風度。我認爲每個作家，應該有他的著作的風格，風格就是靈魂。

我覺得作家頭腦的清楚，全心全意地愛着人類的幸福，全心全意地在人類愛中去追求幸福；善惡分明，勇敢地恨，徹底地愛，這是最最重要的。喜歡關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裏的作家，是應該受攻擊的。作家應該爲人類服務，首先，他就必須爲他的同胞盡忠。每個作家應該把同時代人的苦難全部扭負起來，爲着解救同胞的苦難，應該扭着頭髮用勁，絲毫不得放鬆。就在這方面說，我是毫不馬虎的。你們從我最初的短篇小說「挨餓階級的狗們」起，至最近發表的「我的小品」止，從最先的長篇小說「處女地」到近作「將軍向後轉」，你們就可以看到我的這種抱負是始終一貫的。

朋那爾(De Bonald 1754-1840)說：「一個作家必須在道德上在政治上都有一些確定的見解，他必須把自己看成爲一個人間指導者；因爲人們並不是因爲要懷疑而需要導師的。」不管朋那爾那本身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但是他這幾句話却是我認爲應該絕對遵守的。

將近廿年來，我總算留下點可憐的成績，現在依着寫作年代前後分爲十部復版，可以讓讀者更容易瞭解我所走過的道路。可惜的是，我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好好地修正我的著作，只有「頑固份子」和「新戀」加以增修。我願意接受文藝批評家的善意指示，文藝先進的教導，並且向所有讀者的意見學習。將來我一定要修正我的全部著作，要保證它對於人民將更有價值，並且保證我自己也將更求充實。

。廣大讀者所願意走的道路，也即是我自己要走的路。

「樂群書店」，「聯合書店」，「知新書店」早已休業關門，我聲明撤除任何書店任何個人繼續印行我的著作的權利。對於上海新生活書局盜印我的著作「新戀」（至二十四年止爲第三版），並且不經本人同意私改書名欺騙讀者的事，我保留要求賠償名譽及經濟損失之權。我所有的著作均委託「椰風社」出版。讀者們如果發現了別的版本時請通知我。

我並不願意做個職業作家。我是來自農村的人，我喜歡勞作，尤其喜歡農村中的生產工作。當祖國的大地成爲一個人間的樂園時，你們將會看到馬寧拳鋤頭的姿勢也是蠻有勁兒的。相信我那時將更健康更有爲，同你們大家一樣，工作是絕對不會放鬆的。

我預備寫的新作是大長篇「豐饒的南方」。這書描寫閩西農村的生活和內戰時期的困苦鬥爭。本書的第一卷「土地快車」原爲拓荒者叢書之一，但終無機會出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日，在上海友人馬君處被焚。另一部新著大長篇「揚子江搖籃曲」是寫江南敵後人民軍隊和敵寇漢奸頑固份子的搏鬥，第一卷去年六月完成于桂東之北陀山地，但現決定全部重寫。

我全部著作的版權，翻譯權，改編和攝製電影權，均由作者本人保留，併此聲明。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馬寧記于香港

三版序言

本書再版題記裏我曾提到我的願望。我希望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本書所寫到的落水文化人張孤山（書中的張灰）之流（香港敵佔領軍東亞文化協會會長），必在自由中國上斷頭台。

那知恰恰相反，落水文化人盡成新貴，而效忠抗戰文化致力民主運動的文化人今日却成了亡命者。這真是啼笑皆非的事。

去年底我自廣西到光復後的廣州，在大馬路上碰到張孤山，他顯然是揚揚有得意之色，既肥且胖，有如白色乳牛。後來在大德路二九二號廣東某醫院門首看見了一張招貼「新台灣建設協會」，原來就是此公主持的。據說，他已得某要人撐腰，可以「不算漢奸」云云。

現在張孤山已到陳儀的台灣建設新台灣去了。陳儀必曰：「吾志既張，吾道不孤，吾有墳山。」張孤山既會對日本法西斯軍閥盡忠，當然也更會對陳儀盡忠，因為究竟陳儀名譽上還算是中國人，雖然陳儀精於日語，而且睡的是日本老婆。

這次和茅盾先生同船來香港，他談到我這本書。他說看了很感動，而且有若干章寫得很好，但結

構欠完整。腐屍汗和阿片仙兩個人，應可以併爲一個人寫，並且香港姨太這個人應該發展。這種指出非常正確，我自己也有這感覺，且在再版題記裏提到。但現在還沒有時間來補充，第一因爲生活不安，其次因爲重排困難。這只有等待將來了。希望讀者們多給我寶貴的意見，有機會時必能應命。

夜已深了，黎明的時候快到了吧？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馬寧記於香港。

再版題記

本書初版沒有寫序文，現在卻必須約略寫一點。

本書是寫香港的。寫魯迅先生所說的「香港的中國人」；然而也寫苦痛的掙扎，也寫光明的追求。書中人物和故事差不多全是真質。原來作者從前曾在香港居留一個時期。而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恰巧由馬來亞回到香港，親自目睹百年統治的易主，我們的同胞受難更深，也親自看見了無恥文人的落水。

我在香港的時候，總是寄居在香港的一位同鄉客店裏，我在書中稱它爲「香港公寓」。我這位同鄉老板是在國內無惡不作的地痞，而在他的客店裏就可以看到香港的內幕。

我到了他的店裏不久，老板的弟弟正從星加坡來香港「享樂」。這位先生原是個和藹可親的人。但是我親眼看見他的哥哥給他買了一位還未成年的雛女做「小的」，這「小的」給我很大的刺激。而老板自己的「香港姨太」也給我很大的感動。這兩位落難的女子時常會在我的面前敘述她們的痛苦。

這客店裏的兩位雜差『腐屍汁』和『阿片仙』，卻是一對流落香港的真正中國人的典型。他們作惡卻不是存心。他們有真正中國人的良心。其中尤其是『腐屍汁』，他下了決心戒鴉片煙。也曾請我看過一回電影。這種友情是不會忘記的。

我的同鄉張孤山（即張灰）原是一位唯利是圖長於倒戈的『無恥文人』。遠在一九三六年底，在上海法租界大同坊三十三號裏，我就親自看見他行蹤可疑。然而，他那時正是官運亨通……北四川路阻擊日軍事件發生的時候，他的家裏就即刻一團糟。我曾經寫了『一日的速寫』，就是寫他的家裏當天所發生的喜劇。而在香港時期，他的言論原就無恥已極。日寇進攻香港的砲聲一響，他就準備公開落水。他終於出任『東亞文化協會』會長。對於智識份子的無廉恥我是最痛恨的，然而這卻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他原先是專門恃勢罵人害人的，而閻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終於還是由他自己說明得清清楚楚了。張孤山的妻子張翠君（即尹翠）是我童時的蜜友，我本來很有可能接近她，但是她對於生活上的無拘束，處處表現着好奇心，又隨時表現着漠不關心的態度，卻使我討厭她。她終於跟着張孤山走上沒落的道路，正不足為奇。

商人呂慶雲，是我的同鄉中自認為是『合乎新時代』的商人，喜歡在別人面前裝『君子』。他有一句著名的口頭禪，不論講什麼話，他開頭總是這樣的：『讓我講個道理給你聽……』而所講的卻全

無道理。可是我在書中卻把他的這個口頭禪從略了。現在一提，讀者們只要在書中逢到呂慶雲說話的時候，前前後後儘管加幾個『讓我講個道理給你聽……』就意味無窮了。

本來對於書中的若干人物還可以發展的，像對於不幸人『腐屍汁』在國內的遭遇，『阿片仙』在南洋的經歷，都是很生動的故事，原先計劃要他們在防空洞中避難的時候對梅姑說的，終於又讓他們無聲而止了。而『洪先生』原也可以多寫一點的，但卻只讓他『賣鹽魚』之後指出『自由中國在我們的前面……』這樣的話。那麼，對於這許多人我為什麼不多寫一點呢？本來再版的時候，我打算是要增加幾章的，終於又是無聲而止了。理由何在，答曰：『讓我講個道理給你聽……』

現在應該在這裏交代幾句。『讓我講個道理給你聽……』的時代商人呂慶雲，待到去年底還沒有得到他的產業啓封的許可，反而投降得不澈底，給別人誣害，被『敵寇』抓去關了一個時期，現在是破產之後跑到上海去了。而倪華章則爲了捨不得他在南洋的產業回到馬來亞去了。『洪先生』呢，他是喊出『自由中國在我們的前面，她就在海的那邊！』的人。他回到國內不久，即給病魔所苦，至今存亡難卜，而他的妻子正爲他養了一個小孩子，最近這小孩子全身長着疥瘡，瘦得就像一隻猴子。

這裏要讓我們開開心，原來『東亞文化協會』會長張灰落水之後不久，他的妻子尹萃就因爲愁病交加而『登天』。張灰早已失寵，現在則已潦倒不堪。可見落水的文化人終於要沉進水底去的。我現

在只有一個希望，就是像文化人張灰之流，在本書第三版的時候，已經在自由中國上了斷頭台，而香港則成爲一個太平洋上的自由之星；這也應該是大家的願望。

本書初版原名『動亂』，由科學書店發行，現由作者收回版權，稍加修正，補進標題，更名爲『香島雲煙』，交椰風出版社再版。是爲記。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目次

一	空中樓閣	一——五頁
二	半斤八兩	六——一一頁
三	風流種	一二——一六頁
四	香港之夜	一七——一九頁
五	耗子也有兩隻脚的	二〇——二五頁
六	她今年十六歲嗎？	二六——三一頁
七	蓋了指模是反悔不得的	三二——三五頁
八	我還會喊叫的	三六——四〇頁
九	可憐，都是娘養的	四一——四六頁
一〇	她值一百五十塊港幣	四七——五一頁
一一	你要活着	五二——五八頁
一二	我們只有兩根手一雙赤脚	五九——六四頁

一三	戰爭終於發生了.....	六	五——七	三頁
一四	動亂場面.....	七	四——七	八頁
一五	防空洞裏的故事.....	七	九——八	四頁
一六	十二月十三日.....	八	五——九	一頁
一七	領津貼也是一種職業啦.....	九	二——九	八頁
一八	歌斯得里的「皇冠」.....	九	九——	一〇三頁
一九	屍首的街市.....	一〇	四——	一〇九頁
二〇	聰明是餓出來的.....	一一	〇——	一一六頁
二一	義勇軍的故事.....	一一	七——	一二三頁
二二	米·姨太太·烏龜的故事.....	一二	四——	一二九頁
二三	戰爭使人發生愛情.....	一三	〇——	一三六頁
二四	尼赫魯是誰？.....	一三	七——	一四四頁
二五	香港完了，我也完了！.....	一四	五——	一五一頁
二六	賣鹽魚的文化人.....	一五	二——	一六〇頁
二七	自由中國在我們的前面.....	一六	一——	一六七頁

一 空中樓閣

黃色的出租汽車響了一陣喇叭，就往西直駛去了。這裏已經不是星加坡的丹戎巴葛碼頭，而是香港的手諾道。這時坐在車裏的乘客，一個是穿着黑緞長衫的高大胖子，一個是穿着淺灰色畢曠西裝的矮小胖子。那個高大胖子，身長六尺二寸，體重二百八十磅。剃光的頭長着稀疏的白髮，看來已經是六十以上的年紀了。他的臉面因為脂肪過多而下垂着，緊緊地壓着那個短細的下巴。臉面上有不少的黑白斑點，而分明是雀斑和瘡痕；鼻頭高挺而肥厚。兔唇，鼠眼；一個寬大的胸膛下面是一個隆腫的巨腹，黝黑多毛的粗掌，笨重的腿腳。坐在他旁邊的矮小胖子這時正在親悅地注視着那高大胖子。說他的模樣簡直和高大胖子一樣，只要減去一尺二寸的高度，再減去五十磅左右的重量，加上幾根灰黑的頭髮，一個比較年青的臉孔和比較好看的眼睛就得了。

矮小胖子親悅地注視着那高大胖子一會兒之後，只聽得他吐着愉快的口氣叫道：

——哥哥！你好像還是沒有變；你看我變得多嗎？

——不！不！——那高大胖子說話時，下垂的臉肌就擺動起來。——我也蒼老多了！你的樣子和八年前還是差不多，記得我那次從廈門送你上船去星加坡時，你不過是一個小店主；聽說這次的歐洲

大戰已經對你把經濟恐慌時代的損失都撈回來了！你現在是一位大老板了！是嗎？弟弟！

弟弟突然聽到哥哥這樣關心財氣的話語，不禁起了一陣寒慄。哥哥還是用着那鼠眼奸滑地直瞪着人家；緊繃着嘴唇，不知裏面還埋藏着多少的機密。他想起這位一向在國內鬼混的哥哥，無所不敢無所不爲的哥哥，自從在廈門勾結日本商人印偽鈔罪發入獄，由他花了數萬元贖釋以後，仍然不改前非，總是自己一個人到處鬼混；近年來則跑到香港作起香港寓公，開起香港公寓來；身邊有了姨太太，就不管自家的妻子兒女們的日食和教養，藉口國內不太平，都送到星加坡去靠弟弟了。現在在弟弟的面前也不問起妻子兒女，却一心關懷着弟弟的財產，實在覺得不愉快，便冷冷地答道：

——錢是賺了些；可是錢是不會從天上丟下來，而是辛苦存積起來的；你看我比你少十歲可不是也白髮滿頭了嗎？

——不，弟弟！我並不是說你這個……我是說，你如今也算是個資本家；這次來香港也可以幹個投機事業！

——投機事業？你說的是？

哥哥愉快地微笑着，蹙起眼注視着窗外，他那胖大的臉面映在玻璃窗上，有如擺在香案桌上的一隻豬頭。他把一隻巨掌拍在弟弟的肩膀上，說道：

——弟弟！香港是一個天堂。只要有錢，就是甚麼壞事也可以公開做出來，只要你不在英國人的